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三十一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五

天子之孝

法祖宗

臣按一王之興必原本於祖功宗德如后稷公劉之遺訓豳風猶傳述者是也開基之始作則垂憲貽於後王如六官之典傳久雖小有更革而大故相沿不變者也蓋祖宗之於子孫君親臨之矣其

創物之智則又聖人之法君親聖皆孝子之所祗承也故廣敬之道在法祖宗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蔡沈曰五章非盡述皇祖之訓然其先後終始互相

發明

臣按五子作歌首述大禹之戒在於勤民蓋祖宗之仁心仁政未有不以民事為亟者也其下四篇丁寧反復而皆本諸此矣

太甲若虞（虞人）機（弩牙）張往省括（矢括）于度（法度）則釋（發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孔安國傳曰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陳櫟曰罔不祇肅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

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

臣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之所以訓嗣王者始終勉之盡敬以法祖而已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也史臣序述其奉嗣王祗見厥祖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而以三風十愆為戒篇之將終又稱嗣王而告之曰祗厥身念哉孔傳曰言當敬身念祖德也此時太甲之不德未著而篇末乃以墜失宗廟為戒其辭嚴矣太甲上篇作於

太甲有過之時既以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切責之矣復婉其辭而取喻於虞人之射既張其機必省括于度而後發以見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其度義理之所當止即其度也而烈祖之所行皆義理之所當止者也中篇作於悔過之初既喜幸其然而復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是始終欲其視烈祖為準的也而又明言曰奉先思孝蓋思孝則不敢違其祖矣下篇作於改過之後以

愼厥終為難而稱先王以臨之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鑒茲哉亦欲其鑒視先王而懋敬厥德也咸有一德作於致仕告歸之日一篇之中反覆陳戒欲其德之精純誠一法先王以綏天祿總不出乎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二句之義而稱烈祖稱先王皆言其止之度言視言思言鑒皆所以為省先後數十百言省括于度之喻亦足以貫之矣

說命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蔡沈傳曰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鑒于先王先王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臣按此傳說與高宗論學而亦以法祖宗為要歸也前言學古訓則云有獲此言鑒先王則云無愆蓋學古訓是明其理鑒先王是善其事理者古今之所同故二典三謨所載皆修身治天下之要學

之當必有獲然未可便謂之無愆者舉而措之天下推而行之以盡其利則有祖宗之典章法度在為子孫者所當世守必體究力行非但不得而廢墜與不得而紛更已也說之意蓋以為聖敬日躋事事如乃祖成湯而後所謂無愆者僅乃得之爾

洛誥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孔頴達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陳櫟曰作周恭先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為王者也

臣按正父猶易家人言嚴君大誥言厥考翼也篤敘所以致其敬也周公居攝篤厚次序武王之道天下皆奉而行之矣今成王往新邑亦能篤厚次序武王之道如公居攝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棄王命常奉而行之也公因王之留己而又言王當治

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蓋戒成王使為善政而後王崇重之是正父之後復有正父猶詩人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古之人猶胥相也訓告胥保惠順也胥教誨民無或胥譸誑也張誕也為幻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言於古人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法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正法也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蔡沈傳曰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侈縱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臣按人主率由舊章用咸和萬民必中正之臣訓

告保惠教誨之也人主變亂舊章使民違怨詛祝邪人佞人訓之也中正之臣輔其主以嚴恭寅畏邪佞之臣導其主以逸豫耽樂其道相反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省刑薄歛乃其大者垂之後世以為正法賢明之君聽用中正之臣而遵守之世之所以治且安也愚闇之君信任邪佞之人而變更之世之所以亂且危也無逸所以分別此二者之善惡以戒嗣王也

詩豳風篇名其一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臣按詩之變風以下泉終而即次之以豳風蓋變之終即治之始也故程頤于剥之上九碩果不食之象以為類下泉之詩蓋剥則必復七月所以次

第而及也創業垂統之君所以始基之者有似于一陽之復而其勤愛百姓習之艱難實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後之子孫有天下而世守勿失斯即保泰之道也

大雅緜（篇名）其一章曰緜緜（不絶貌）瓜瓞（瓜大瓞小先小後大）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二水名）古公（號也）亶父（名也）陶復（重窑）陶穴（土室）未有家室

臣按緜之詩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

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
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九章乃言文王興之事首
章言未有室家而周公作鴟鴞之詩亦曰予未有
室家在豳則慶幸其有而云未有在鴟鴞則危失
其有而云未有其為推本祖烈訓戒後人之心一
也周原契龜固為興王之兆而其制度之善亦為
後世所因如立臯門後遂為天子之郭門立應門
後遂為天子之正門立冢土後遂為天子之大社

以此推之六官之典為大王之所肇基者必多也

下武篇名小序曰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孔頴達疏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知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

其五章曰昭茲来許繩其祖武

鄭康成注曰来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

臣按武為受命之王而詩人但美其配先人之道踐祖考之迹雖創制顯庸改王更步不足為武王鋪張然則開創之初固無事不取法於祖宗也而況于繼體守文之主乎

文王有聲（篇名）其八章曰豐水有芑（草也）武王豈不仕（事也）詒厥孫（去聲順也）謀以燕（安也）翼（敬也）子（成王也）武王烝哉

臣按詩人言豐水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芑菜為己事祖宗之恩澤及後人其情至無已也武王

豈不以遜順之謀傳之子孫爲事乎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

嘉樂篇名其二章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康成註曰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謝枋得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

繼志述事之心

彭執中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

臣按成王時之所謂舊章當謂顯承其祖考者是也文謨武烈子孫千億固宜勿替引之然文王大統未集武王君天下之日淺未遑制禮作樂之事

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蓋周公本文王之意而為是六官之典在成王當日亦不過目前行事而詩人遂謂之舊章者其精心厚意萬世常新而讓德于天讓善于親則以為此乃文武之大經古昔之典刑故謂之舊章也成王有嘉樂之令德而率循之以宜於人民豈其復有過誤遺失而詩人則以惟其如是僅乃得之蓋雖公尸所告亦無溢美之詞也觀彭

執中引証襄王不許晉侯請隧及季武子藏象魏又可以知春秋之法即周官之典周官之典即文武之政當夫子未筆削之先而韓宣子見魯春秋以為周禮在是曰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況又經化工之筆乎然則春秋之所取皆法祖宗之事春秋所譏皆不法祖宗之事如左氏所斷禮也非禮也禮即周公之典也夫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五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六

天子之孝

法祖宗

周頌維天之命篇名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受也之駿大也惠順也我文王曾孫篤之

鄭康成註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唯今也

嚴粲曰去聖寖遠典型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

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篇名曰子孫保之

臣按呂祖謙謂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而不忘

而毛傳所謂能厚行者固亦在其中臣則以為厚

行者乃關雎麟趾之德意正所以維任法而不任

人之失若乃視為靡文故事若有若亡則直謂之

守府而已

國語單襄公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月令之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除道所以便行旅成

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挶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挶舁土之器具汝畚挶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儆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

（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奥草（皆墾辟也奥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班次也謂執事有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令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地）民罷於逸樂（罷于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行理（小行人）以節逆之（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候人為導（導賓

至於朝出送之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地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于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途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

貴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班次也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單子名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賔於陳假道為過賔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弃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陳我

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冕公之盛服簡畧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匪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謂教制官令其能久乎

臣按此單朝假道于陳以聘楚而知陳之將亡也

魯秉周禮可弱而不可亡陳蔑先王之制而無以

守國如仲孫湫與朝者善哉覘國矣

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

臣按朱熹集注王氏乃安石也安石釋經有當於

朱子之意而取之其於六藝之學勤矣而新法之

行變亂舊章騷動天下胡其弗思之甚也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張載曰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

輔廣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葢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

臣按周監于二代制度大備夫子憲章者文武而夢見者周公當時周禮在魯屢惓惓欲用魯以復王迹晚終不用而翼易與作春秋皆為東周之雅志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陳櫟曰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之道無往不學

臣按祖宗之法傳於奕禩惟文與獻是賴故大孝在於法祖法祖又在用賢誠使識大識小者各効其多識博聞則道之在人與在朝廷一也終不得而或墜矣

中庸哀公魯君名蔣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臣按九經之目夫子蓋包舉周禮一書而為言六典條分縷析不出於是九者矣故康成鄭氏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括囊大典網

羅衆家而横渠張載極究心于是書謂當如捕龍蛇摶虎豹用心力看方可然後世間有行其一二而皆不驗何也夫子固言之矣盖在乎其人也

孟子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朱熹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

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臣按此所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禹湯文武所小變者不過損益之間大抵開剏之主殫竭心力㪺酌隨時措為政教自足範圍後王周之子孫善法文武即所以法堯舜也

漢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易下繫之詞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選逸詩貫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之更始

班固漢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

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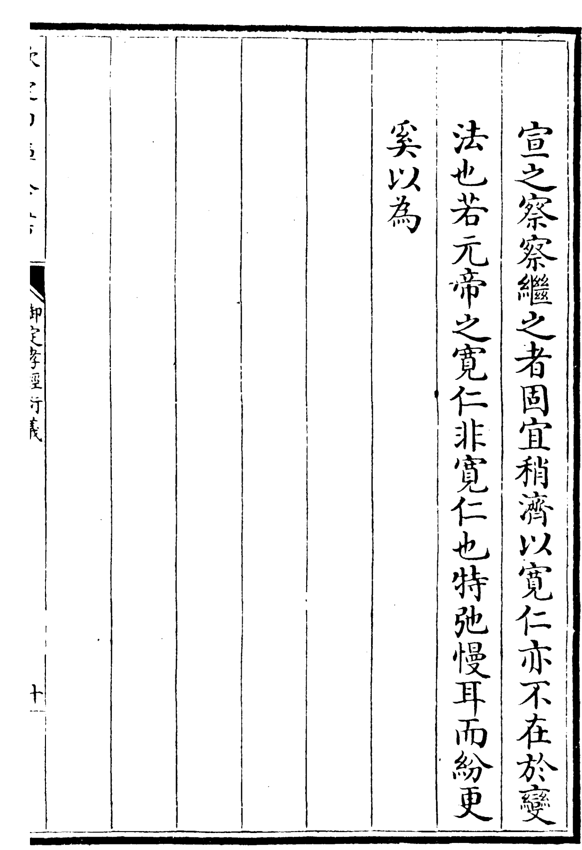
臣按琴瑟不調解而更張董仲舒已言之然其意在于更化善治復先王之法即所謂變而復貫者也故法有可變不可變如文景之恭儉不可變者也稽古禮文之事多闕此文景之所不暇而有俟于一變之者也知變之為復斯善法祖宗者矣

漢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先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以為得上意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

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切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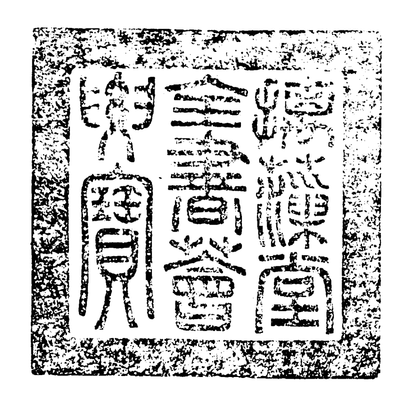
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葢至德之本也

臣按匡衡言至德之本葢以遵守祖宗法度為繼體之君之孝也漢宣勵精吏治綜核名實其為政固多不便於不肖有司者矣當事任者流於邪而動於欲無公忠為國之意惟不肖有司之便是從其於變改先人之政則必託於更張琴瑟之說夫



宣之察察繼之者固宜稍濟以寬仁亦不在於變法也若元帝之寬仁非寬仁也特弛慢耳而紛更奚以為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七

天子之孝

法祖宗

唐宣宗大中二年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録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臣按貞觀之政雖未足以語於三代之盛然使唐之子孫能世守太宗之法則亦可以永保貞觀之治也若金鏡録所云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誠致太平之要矣然所謂不肖忠賢者辯之為難茍非知人之明安知忠賢不以為不肖而去之不肖不以為忠賢而進之也如宣宗之於令狐綯也得毋以為魏鄭公之流亞歟其於二書者則亦能讀之而未能行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剏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常御邇英閣聽講司馬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帝

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神宗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默然

哲宗即位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

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乃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轉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
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之失言有以肇之邪
紹聖元年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
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
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
柔遠也而羌戎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
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其意葢絀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

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裔內興宫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寛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

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

徽宗時楊時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

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厥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臣按自熙豐行新法而元祐初政悉反之及紹述之論起而朋黨之禍興蓋至於建中靖國之際而士大夫之紛爭猶未已也夫法以新為名則其為

變祖宗之舊可知矣當司馬光之將改安石惠卿之弊也固有以三年無改之説謂光徐之者也光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光固欲借以塞衆議而于從子之義獨未之思也且夫新法者安石惠卿之法而舊法者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聖相傳之家法也與其曰以母改子何不曰以孫從祖乎且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固有是言也獨不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乎安石之為此初非私

己而不在於國家也以為苟利國家而不恤於人言也然而三不足畏之説固出於安石也其為得罪聖賢多矣古人於變法之際丁寧反覆慎重不苟如盤庚三篇於臣庶之情且有所不敢拂而曲為之開諭以為是祖宗之所欲然爾易蠱言先甲後甲巽言先庚後庚皆將必有以求其至當然後改之也今安石之行新法太果而光之去新法也亦太果果則必有未暇於丁寧慎重而務决去求

必得彼此之形成矣且安石之為此與奸人得志而嫚其君虐其民者似尚有間至如免役之法蘇軾固已與光力爭而朱熹社倉亦大有類於青苗者設使元祐初政誠推本於法祖宗以折改父道之嫌而與衆君子上下議論以求其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執中建極之訓早已發之於此時則必無有借紹述為翻案者也安石之私心用壯固無以逭其責而光之去獘如拯溺救焚其意雖是而

所以慮患者則疎矣

孝宗時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請守仁宗三十五事略曰仁宗嗣始曆圖嚴恭寅畏慶歷間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以示講讀官丁度等首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考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謹語言十曰待耆老繼之以進靜退求忠直懼貴極保勇將尚儒籍議釋老重良臣廣視聽功無迹戒喜怒又

繼之以明巧媚分希旨從民欲謹滿盈傷暴露兵哀鰥寡民訪屠釣民講遠圖術辨朋比諂佞與夫察小忠鑒迎合罪己為民損躬撫軍一善可求小瑕不廢抑又其次也願陛下恪守之篤行之將見慶歷之制復見於今日

臣按王師愈上奏仁宗三十五事凡致治之大綱固已略盡於此然其首曰遵祖訓次曰奉真考業又重申之以祖宗艱難不敢失墜又重申之以真

考愛民此可見仁宗之仁本於至孝而前世之賢主於祖考之盛德顯烈以敬承之而勿之有改也詩人之義頌武王必稱其所以法文王頌文王必稱其所以法太王王季而又推而上之則曰能修后稷公劉之業然則師愈之所以稱仁宗者固稱其亟亟於遵祖宗奉真考者歟師愈又嘗有疏請
觀真宗勤政論俗吏辯蓋屢以法祖宗為告也
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左侍郎劉光祖上兩朝聖範其

略曰朝廷法度無出祖宗太祖創業垂統太宗混一守成規模深遠成憲具在臣嘗掇其故事類次十節名曰兩朝聖範首治兵之法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不可不思也國家二百餘年而將才絶少故次之以任將之道宰相者無所不統任社稷之憂者也於是以祖宗選任大臣次之選任大臣莫先於精擇侍從於是以祖宗除用侍從次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有其宜祖宗之時兩盡其用故又次之以取人之方若夫

愛惜名器甄别流品祖宗所以垂法度者如此賞不輕用罰不苟貸祖宗所以示懲勸者如此過則使諫事必先議祖宗所以達下情者如此是三者各為一條至於防微杜漸鑒前代之失塞禍亂之原凡祖宗之為萬世慮者臣則以是而終其說

臣按光祖所次聖範十節皆所以針砭南渡之姑息而起其柔弱也始治兵則曰紀律最嚴曾不少貸命將則曰知人善駕馭任相則於范質曰沉厚

精審於趙普曰沉毅果斷於呂蒙正曰質厚寛簡於呂端曰持重識大體於選用從臣則曰以操履器識為先而文詞為後任才能則曰祖宗之用人皆精強幹治忠實不欺非憸巧之徒行險而僥倖是以事立而民安也取人之方則曰當時羅網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試之則精垂法度則曰名器不可以妄假流品不可以私徇塞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示懲勸則曰賞功罰罪為政令之紀綱賞

行而人知勸罰行而人知懼達下情則曰樂受忠諫舍己從人防微杜漸則曰强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此十節皆有扶衰起墜勵精圖治之意要覩其任擇宰相侍從不居治兵命將之前則其旨固有所屬又因以知宋室之不振蓋非祖宗法制使然而子孫之不能修復祖宗法制故也

元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

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臣按此一節正與宋武帝侮其先人為田舍翁相反亦天性之嚴誠然而發者也如其頃刻不敢忘也斯亦法祖宗之令主矣

以上法祖宗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七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八

天子之孝

隆郊配

臣按經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說經者謂有虞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于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大聖而首行之此諸儒未達夫王父已上統得言父之義也要以

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于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以來助祭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是為隆盛耳夫其考究也則諸儒有紛紜異同之說其舉行也則歷代有分合疏數之疑要之冬至夏至圜丘方澤每歲一祭配以始祖斯不易焉為天為帝名殊實一創業之君功崇德大别配明堂亦義所宜也故廣敬之道在隆郊祀

書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臣按陳祥道禮書曰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于上帝或于日月星辰或于社稷或于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于上帝或于祖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與旅祭也然則旅祭殺于當祭類祭又殺于旅祭皆非無故而祭者矣上帝孔傳以為天及五帝王肅云天也鄭氏篤信讖緯

以為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五帝謂靈威仰等大微宫中五帝座星是也唐孔氏亦不從鄭氏引家語孔子之言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曰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據周禮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並言凡冠昊天于上帝之上者乃天之專稱而但言上帝自兼五帝矣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山川百神皆祭而不言祭地及社稷唐孔氏以為史略文臣以為

統于所尊也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六宗之説謂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至若張髦所云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以訓六宗朱子闢之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惟唐以後盡稱宗此不可為據蓋張髦本亦訓宗為尊而以三昭三穆當六之數則何以解于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義乎故蘇氏曰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臣按燔柴以祀天特以告至非有受命告代之說也境内山川以秩望祭其于泰山又不過上公之禮耳安得有所謂登封者哉自餘山川皆祭又安得獨舉所謂梁父社首云云亭亭者哉此一經已足以證封禪之非古矣而鄭氏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引孝經緯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陳澔云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于此

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縭說啓之也

詩大雅生民篇名其卒章曰卬我也盛于豆于豆木名豆以荐葅醢于登瓦曰登以荐大羮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香也亶誠時得其時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朱熹曰夫莫高于天莫尊于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卜日擇士載惟齋戒具修之致其誠取蕭蒿也合脂爇之取羝牡羊也祭不用牝之致其謹

戴燔傳之火也戴烈貫之而加于火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于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于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于大王也今至于後王之時而此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臣按經言嚴父配天而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並言是尊祖亦所以嚴父也由周公而言則文王為

父由成王而言則文王為祖矣更由後王而視文
王亦猶周公之于后稷矣孔頴達曰周公成王致
太平制禮以王功起于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
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
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于天
人本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
配天是同祖于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
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巳上皆得稱

焉此后稷之于成王乃十七世祖也竊意爾雅釋親自父之父曰王父已上皆有王父之稱是皆得稱祖即皆稱父也然則所謂嚴父者自嚴其父以至於王父已上幾十世之祖皆嚴父矣夫子曰周公其人明其孝思深遠非學士大夫所得與乃後儒之説有以天子之父即當配天者胡以成康之賢而不聞臚于明堂之位必欲伸其説將幽厲之暴不妨配帝也是未達乎嚴父之義者也

周頌我將篇名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孔頴達疏曰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

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以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于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

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

臣按明堂之祭古禮所無周公所創為之者極誠致敬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心于是乎無以復加者也其為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蓋未可知要之禮樂出于周公之制作以作禮樂者言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于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

明堂之祀于郊為文于廟為質郊埽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惟羊惟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禋漢武帝明堂祀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或問于朱子曰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明堂

之制諸家之論紛然要以考工記明堂有五室者近是以上帝為統而五帝在其中朱子言聚天之神亦猶是也配帝之說得朱子而折衷矣必以時王之父配者是不知自王父曾祖王父高祖王父統得云嚴父也父之父以上皆為祖祖者始也太祖即父之父之始也或說祖有功而宗有德是以有文武並配之說也降武王于庭中以配人五帝不可云嚴父矣後世乃或以二帝三帝或以羣祖

並配之誤之甚也故曰得朱子而折衷矣

思文篇名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孔穎達疏曰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

臣按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是后稷肇祀實以其功德隆盛然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之義百王所同夏后則郊鯀矣殷人則郊冥矣無論鯀績弗成而冥勤其官其

功德亦豈能及契哉而不可以三代之推崇為非禮也後世崛起受命其先世實無德善功烈議禮者疑于克配之義或虛太祖之位或始則以始祖配天而後易以太祖于本始之義似有未安也夫仁孝誠敬之至且推及于始祖之所自出而可以無始祖哉禮也者可以義起也協諸義而協斯可矣一代之興發祥鍾靈必有所自不知厥初生民之義至索諸渺茫不可知之間而有太微五帝感

生之祀斯何以異于空桑之說哉

禮記禮運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

臣按此即易觀卦彖傳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然而郊社宗廟之禮非徒行之而已必有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敬著存不忘形之于外然後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格矣經曰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書作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方愨曰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

臣按孔頴達正義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祭

社之禮但社稷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平水土之功配社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謂稷為原隰之神者以稷為原隰所生也王肅之說直以為社祭句龍稷祭后稷人鬼非地神鄭又以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今考朱子嘗云社是

土神或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中庸章句云社祭地是朱子主鄭說也但鄭謂地之别體非方澤神州之地而朱子特取五峰胡氏之言以為無北郊只祭社便是要之地祇之為社稷為后土為土神亦猶天神之為天為帝為皇天昊天上帝五帝而已社有二幷勝國誡社為三也為羣姓立者大社自為立者王社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

云大割祠割牲以祭于公社三也然則并夏至方澤而為四以春夏祈而秋冬報之義推之當不誣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受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府也

朱熹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

故推以為配而祀于明堂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譜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于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于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臣按郊祀之説王鄭紛然異解今一以程朱之説為正則子月寅月之異魯禮周禮之分固可以不復詳辯但冬至之圜丘與啓蟄之祈穀其為二祭則徵之載籍蓋未可混而為一也郊者是國外之名圜丘乃其所也郊丘固無二處而不得無二祭特啓蟄之禮殺于冬至耳後世議禮之臣以禮文

崇重經費浩煩一歲之中必不能以再舉故謂先王之世亦如是也若宋之三歲一郊而又天地合祭安得謂之禮乎

祭法燔柴于泰壇即圜丘祭天也瘞埋于泰折即方澤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壇名祭時四時也相讀作祖近讀作迎于坎以祭寒壇以祭暑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之壇祭日也夜明祭月之壇祭月也幽宗壇名祭星也雩宗壇名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

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臣按先儒以為此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之義疏是也

祭義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

葉夢得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于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

推其祖以配天推其祖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乎志之所嚮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臣按先儒以為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是以向乎親者向乎天地也祖配天考配帝是以向乎天者向乎親也祭義之云以各極其㦸者為至其實以

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之理觀之則仁人孝子之所自為者見其合而未見其分也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臣按此三代祭時也陳祥道禮書曰祭義曰夏后祭其闇商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檀弓曰夏后氏大事用昏商人大事用日中周人大事用日出然則春秋之書大事于太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祭亦大事也夏尚黑用昏故祭其闇

商尚白用日中故祭其陽周尚赤用日出故祭以朝及闇蓋三代正朔之所尚正則夏以建寅商以建丑周以建子朔則夏以平旦商以鷄鳴周以夜半是皆夏據其末商周探其本則祭之早晏亦若此也少牢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于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于晏也寧失于早則周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故曰以朝及闇

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音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風通)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芒皆反祭山林曰貍)沈(祭川澤曰沈)祭山林川澤以疈(音劈披牲胸中分曰疈)辜(磔曰辜)祭四方百物

臣按宗伯之職唐虞所謂秩宗舜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是也賈公彦云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

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祇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塲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然則能是任者之難也五禮之别三十有六吉禮之别居十有二祀祭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所以尊鬼神者然也禮官之屬既有所率而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五十九官皆

執事之人也大宗伯總掌其禮而小宗伯肆師別職同官轉相副貳並佐大宗伯陳列祭祀及牲器粢盛故小宗伯于國中則建社稷宗廟之位辨廟祧之昭穆于郊外則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牲盌彞尊之名物滌濯饔爨之時備皆其職也肆師每事皆佐大宗伯故于神鬼祇辨大次小為三等而用玉帛牲牷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而徽識旌書其名

其齍盛展陳其器皿築搗之也鬻音煑其鬱鬯而兆中廟中掌其禁令使人不犯皆其職也鬱人之掌祼器也鬯人之掌共秬鬯而飾之也雞人之掌共雞牲而辨其物也夜嘑旦以嘂古弔反音叫百官也尊彞几筵有專司之者也天府所掌玉鎮玉瑞大寶器藏之始祖之廟大祭則陳之以華國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二星名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也典瑞之四圭有邸圭本也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

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于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謂之瓚以肆肆解牲體以祭因名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矢頭鋭穿物曰射以祀山川也司服之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讀為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也典祀之掌外祀之塋域修除也芟掃禁蹕遮列禁人不令入是其政令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而修除黝讀為幽黑也堊音惡

白也之也所藏遺衣服祭祀則授之尸也以至于世婦掌女宮之宿戒而庀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也內宗掌加爵之豆籩而佐傳其徹也外宗之掌贊佐王后薦徹羞獻也而祭享祀之樂則大司樂詳之矣而大卜龜人菙（時髓反荆木也灼龜用之故名）氏占人簭（筮通）人之屬亦卜日卜牲所有事也而又有專其職者大祝之所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𢷬（音拜）而小祝凡事佐之也司巫祭祀則共匰主（音丹器名以共木主）

及道布功布及葅讀鉏藉也館以承葅笙也所而守瘞牲玉也而

又有男巫女巫也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也戒

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

以次位常教其所當居之處也小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也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

駕說贊僕與趣馬也司常建其旗也而又有男巫之俊

有學問才智者謂之神仕掌三辰之法以猶圖鬼

神祇之居也如此乎官有六而秩宗一官之掌莫

重于祭先王之致嚴于天地宗廟也莫具于周禮一書矣

春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有一年

臣按陳祥道禮書曰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

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非正者于正祭禮有殺矣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啓蟄龍見之二祭禮亦異數不得比隆焉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則是魯所行之郊乃祈穀之禮耳上中下辛皆不吉則無可卜矣而有四卜五卜不知其可也經書猶三望者三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天子四望魯闕其一亦

猶不敢用冬至圜丘大郊也四望則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盡八極之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矣三望之異同説左氏者以為分野及封内山川説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説穀梁者以為海岱淮三傳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不郊而望之失蓋言如此而猶如此甚之之詞也若蘇氏之説三望也反以為不如此而猶如此幸之之詞也誤矣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孝經衍義
卷四十八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九

天子之孝

隆郊配

漢孝文皇帝十五年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昭襄王時郊見上帝于雍

趙人辛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

陽五帝廟

臣按漢孝文三代以下之賢君其于郊祀大典不與儒學之臣叅議行事顧獨信辛垣平之詐雍畤既仍秦舊不能有更革反作五帝廟廟則非兆也夏四月則非長日之至也啓蟄也其制複廟重屋上同下異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則有似乎明堂而又不在季秋之月不聞祖考之配于古何居乎宜武宣之世甘泉泰畤碧鷄金馬諸非正之

祠繼踵而作也

成帝建始元年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秦時名其祭處曰畤及陳寶祠始親祠南郊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陳倉縣寶鷄神祠秦文公時立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也觚角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寄也寄生龍形于木也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

郊柴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稾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自然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

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旣稽古建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陳各有位饌祭禮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此皆罷

永始三年冬十月復秦畤汾陰五畤陳寶祠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

種祠况于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著名者皆復之

臣按成帝用匡衡言廢諸不經之祠正漢興以來百年之謬是也以劉向之骨鯁忠直而不免于鬼神禍福之見盖亦淮南鴻寶之術有以惑之也罷由衡而復由向君子為向也惜之自綏和以後遁

相罷復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皆向之初
辭有以致之也朱子于平帝元始四年書春正月
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
五年書南郊豈以百王所同之典禮不以政由新
莽而加貶絶之辭歟
宋武帝永初二年春二月祀南郊大赦
臣按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
何為哉後世如趙宋乃以大禮告成必有恩赦禮

鉅費繁不克時舉三年之中曠祀二焉其失甚矣

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正祀典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設幕中置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探策以卜世數魏主皆以為非禮罷之移道壇于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于東而行禮于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書少監

薛謂等謂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以為何如游明根等請如謂說從之魏舊制四時之祭皆用仲節至是詔用孟月擇日而祭舊制每歲祀天于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亦罷之

臣按祀典自王鄭以後諸儒各言爾志無所取裁歷世紛更皆自以為應經義遵古禮可以施之于一時傳之于後世要之倚于一偏而互有得失也

觀孝文之正祀典既未嘗拘牽于衆多之議而又能以先王之遺文變易其舊制綱目書此盖有深嘉而急予之之意前此書冬十月魏主始親祀七廟書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書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書作明堂太廟後此書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十一月魏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于新廟書魏主始祀明堂書魏主初朝日于東郊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書魏主養老

于明堂書魏主始耕籍田書魏主南巡祭比干墓書夏四月魏罷西郊祭天書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書十一月魏主祀圜丘書夏五月魏主祭方澤凡太和一十三年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者豈非誠賢君也哉

魏孝明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

世伏惟陛下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于有司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減禄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衆遨遊于内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收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行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

誠禋祼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
喜兆民賴之

臣按魏明之所為其去梁武不遠矣萬乘之主上
承祖考垂則子孫不致嚴于宗廟祭祀之禮弗肯
躬親而以修除黝堊之物力窮極土木于浮圖真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聖無法大悖于周公孔子
者也

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山在會稽郡陽羡縣者上命諸儒

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廵狩而鄭引孝經鉤命訣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廵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大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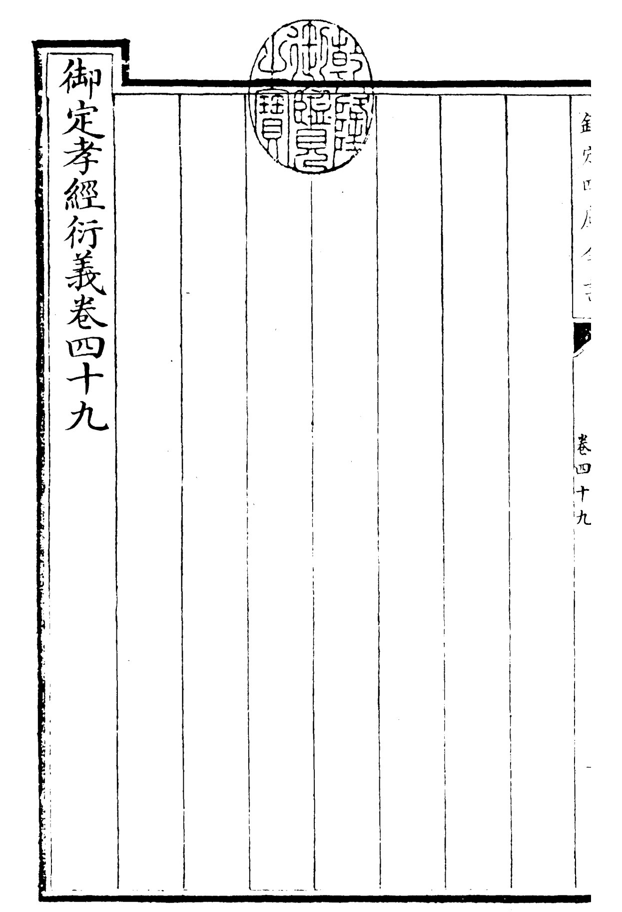
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于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臣按司馬遷史記特立封禪一書班書改為郊祀志學者皆以班為得體要之遷史深遠矣封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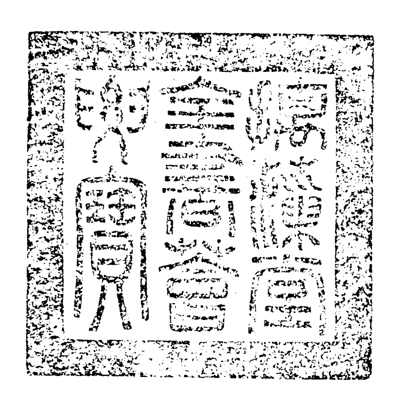
事前無所據行之者惟秦始皇耳至如管子之書亦不類一人之筆所言封禪事葢亦燕齊之士託為之耳遷之意本謂前此書詩所載惟柴望郊社為正祀自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至始皇始封禪固已意在言表矣自鄭氏篤信緯書引所謂鉤命訣云云以証柴望之義而舜典之文遂為方士藉口矣若史遷則固未甞以柴望為封禪也梁武帝推演許懋此議稱制旨以答請者則非必有真

見于經義之不其然與夫管子之或出于偽特以深嗜佛乘其于神仙道流之說殆如氷炭之不相入而屏去宗廟犧牲自絶祖宗血味亦可謂明于此而闇于彼也臣又因以知唐之明皇宋之真宗皆以東封為潤色太平之事耳豈以是為典禮之必不可已哉唐太宗之拒羣臣封禪之請也其始可謂善矣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

泰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蓋亦辭嚴而義正矣及羣臣請之不已詔秘書監顔師古等議其禮雖魏徵力持不可而亦止以賞賚不貲給復連年為說綱目于貞觀十一年書曰詔議封禪禮其後以星孛太微從褚遂良之言而罷蓋由太宗之明故終不為世俗之說所動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

天子之孝

隆郊配

宋太祖開寶元年十一月享太廟翌日郊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臣按此宋之始郊也宋郊大抵襲用唐禮而唐人又襲用累代相沿之變禮如迎至用辛之宜辯也

迭配並侑之失據也圜丘方澤之分合也感生帝之邪說猶在也郊廟並舉之非經也三年一親郊為已疏也覃恩肆眚之非古也諸儒之見多有不同或者以舊章難變事在因循則泉臺勿毀長府仍舊或者希世度務視時君之所能行則當今之是何古之法議論雖煩歸于茍簡詔書每下旋見紛更云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郊奉太祖配國初以來南郊四

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
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
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請
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
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
孟春祈榖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

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澤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乾興三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

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
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
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于南郊太祖定配
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親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
之盛次伸聿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
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
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

以真宗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先是諫官楊畧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迭配未幾復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三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

神宗元豐六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

臣按郊祀宗祀經之所謂嚴父配天也祀制于周公而成王乃祭主宗祀文王乃時王之王父也此其義固在于尊尊親親其實文之明德大勲作配峻極無慙右享故雖武王亦不得躋于斯位也若以為時王之考而已豈非書所謂豐于禰乎後世開創之君于追崇始祖則但以世系之確然可據者為斷而不得有所傅會于其間于明堂之祭則虛以俟開創者而世世子孫因之亦義之所安也

若迭享並侑紛更不一斯為失禮之甚矣

宋初因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祭皇地祇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于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宫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凾鍾為宫夏日至于地上之方丘奏之八

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始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夾鍾于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隂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鍾于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隂偶之數也此二禮之不得不异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之說謂當合祭

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及
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
如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髙之開皇唐睿宗之先
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
本朝未遑釐正臣以為旣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
祀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説從之者五人劉安
世主分祭之説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

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爟爟舉也天子不親至祠而望拜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曰蘇軾謂合祭圜丘于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祠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濶豈可因循謬說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于聖人成法則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

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竊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詞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寛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説刼持朝廷必欲

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

臣按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夫人而知之而蘇軾以為分祀天地決非今世所能行者為齋宮之遠儀衛之繁用度之廣賜予之多計耳然此皆陳襄之所逆料而破之者也夫齋于正寢古之制也何必青城齋宮鹵簿之式固可裁省然此執

事員役與夫六軍將士食之三歲而用之一日豈得為勞古之天地之祭尚誠貴質非如明堂大饗備物盡美其經費固可簿正也劉安世亦言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此雖不能遽罷而分而為二未嘗不可若推恩澤肆大眚此真得已而不已者軾又謂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兵衛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非夏至所能堪此

又不勉其君以夙夜惟寅而以安佚茍且為訓又

非愛君之道也

楊復曰愚按明堂王者之堂也謂王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義曰明堂者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凛然森嚴肅然清静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于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

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辯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記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

個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個乃總章之左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個乃玄堂之左個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個乃青陽之左個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方位開門耳大廟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

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盖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宗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帟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

也此其大略也

臣按致堂胡氏謂明堂辟雍靈臺雜見于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是也朱子之圖微與考工不同然以言乎其備則不及廣九之二者正謂南北之東西隅即東西之南北隅據廣言則向明之義耳然則四面圍九之一則其中固未嘗可裂為九也四面皆門而四時啟閉則亦無藉於掌次之帷幕幄帟

為之矣誠因考工朱子之說而因時制宜取其足以事天事親臨朝布政則雖規模制度不必尺寸皆同錙兩悉稱而以起廢墜于昔人垂法則于異世何不可之有如必拘牽于衆說之馳騁而未免築舍道旁使嚴父配天之大典闕焉久不舉行斯亦議禮者之過也

元成宗九年夏始定郊祀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剌

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

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人君有天下卒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臣按馬端臨嘗著論謂漢之不郊祀蓋譏其襲秦

之陋用方士之說而不知統一尊于昊天上帝也元成宗始定郊祀以革其國俗而不知尊其祖以配天何瑋雖爭之而不從既已失孝子事親之義何由盡仁人事天之誠徒求之于壇壝之高卑玉帛之繁省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以上隆郊配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